叢書集成新編

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册目錄

總類

各科叢著

羣書治要五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唐　魏徵等撰　連筠　一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前附校補　宋　孫奕撰　知不足　二三〇

塵史三卷　宋　王得臣撰　知不足　三〇一

澠水燕談錄十卷　宋　王闢之撰　知不足　三一九

東園叢說三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李如篪撰　指海　三四四

調燮類編四卷　宋　趙希鵠著　海山　三六二

隱居通議三十一卷　元　劉壎著　讀畫　三八七

敬齋古今黈八卷附拾遺五卷　元　李治撰　聚珍　四七三

日損齋筆記一卷後附附錄、四庫提要　元　黃溍撰　金華　五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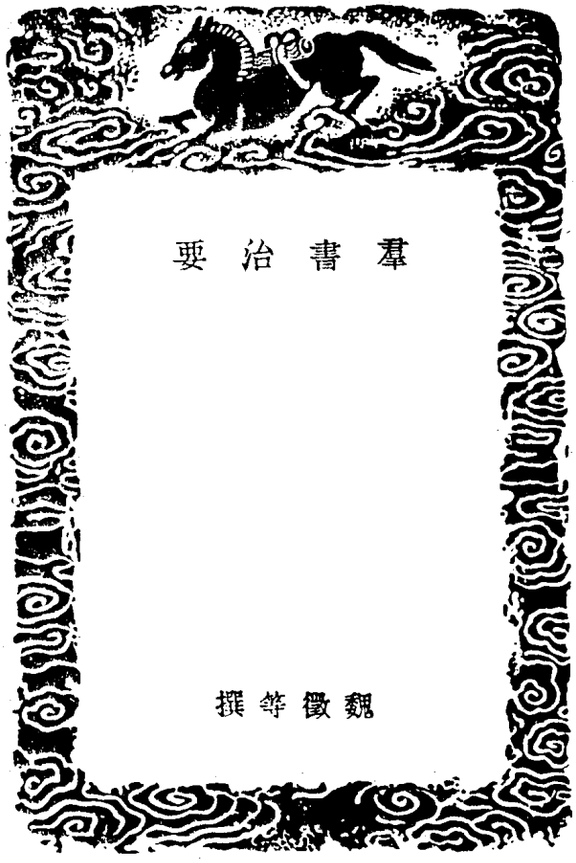
輟耕錄三十卷　元　陶宗儀撰　津逮　五三三

六藝綱目二卷前附四庫提要後附附錄　元　舒天民撰　指海　六五八

震澤長語二卷　明　王鏊撰　寶顏　六八三

鈍吟雜錄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馮班著　借月　六九六

清　何焯評



刊羣書治要考例

讀考國史。承和貞觀之際。經筵歷講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寬永中。我敬公儒臣堀正意檢此書。題其首曰。正和年中。北條實時好居書籍。得請諸中祕。寫以藏其金澤文庫。及神祖統一之日。見之。喜其免兵燹。乃命範金主台廟獻之皇朝。其餘頒宗戚親臣。是今之活字銅版也。舊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何時。羅山先生補其三卷。而一卷不傳。故不取也。但知金澤之舊藏。亦缺三本。近世活本亦難得。如其繕本。隨寫隨謬。勢世以音訛。所慮以訓譯。間有不可讀者。我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業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請繼其志。勸諸臣相與卒其業。於是我公上自內庫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借以對之。乃命臣人見參。臣深田正純。臣大塚長幹。臣宇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岡田挺之。臣關嘉。臣中西衛。臣小河鼎。臣南宮齡。臣德民等。考異同。定疑似。臣等議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共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其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辭。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爲

也。不得原書者。則敢附臆考。以待後賢。以是爲例。謹校以上。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尼張國校。
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

羣書治要序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鑒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輸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冠冕。天地成平。外內祗禍。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覩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蹄駿。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裁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綱敍大略。成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徇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

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遞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不顯烏極。至於毋儀嬪則。懿后良妃。秦徽猷於十亂。著深誡於辭輕。或傾城哲婦。亡國嬌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衆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在。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卷。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遍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爽彼春華。採茲秋實。一言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備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校正羣書治要序

古昔聖主賢臣。所以孜孜講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於一時。成法於萬世。外此豈有可觀者哉。但世遷事變。時換勢殊。不得不因物立則。視宜創制。是以論說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簡樸常寡。浮飈淅勝。其綱之不能知。而況衆其目乎。此書之作。蓋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後知政之所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後得學之所歸。自典謨深奧。訖史子辨博。諸係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衆而不遺。能朝而不厭。其淆亂閉室。而不煩其尋究。誠亦次經之書也。我朝承和貞觀之開。致重雍熙熙之盛者。求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有見於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辭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羣書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內闕三卷。神祖遷駿府。得此書。惜其不全。命我遠祖羅山補之。三卷內一卷今不傳。今尾公此舉。上之欲君民者執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贊金鏡之明。爲天下國家翼昇平之愈久。遠心嚮度。有不可勝言者也。信敬預事。亦知遠祖所寮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辭也。天明七年丁未四月。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

羣書治要五十卷提要

阮元羣經室外集

唐魏徵等奉敕撰。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太子太師。謚文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案宋王溥唐會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又唐書蕭德言傳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賞賜尤渥。然則書實成於德言之手。故唐書於魏徵、虞世南、褚亮傳皆不及也。是編卷帙。與唐志合。（程案藝文志雜家類。魏徵羣書治要五十卷。劉伯莊撰羣書治要音五卷。）宋史藝文志即不著錄。知其佚久矣。此本乃日本人擺印。前有魏徵序。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今觀所載。專主治道。不事修辭。凡有關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莫不蒐而輯之。即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册。與近刊多有不同。如晉書二卷。尚爲未修晉書以前十八家中之舊本。又桓譚新論、崔寔政要論。（程案隋書經籍志。崔寔正論六卷。此政要字。）仲長統昌言、袁準正書。（程案隋書經籍志。袁準正論十九卷。注。又有袁子政書二十五卷。亡。）蔣濟萬機論、桓範政要論。（程案隋書經籍志。桓範世要論十二卷。唐人避太宗諱改世曰政。又案杜恕體論、劉廙政論亦久佚。近多不傳。亦藉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袠十卷

第一 周易 五

第二 尚書 三五

第三 毛詩 五五

第四 春秋左氏傳上闕

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五七

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七七

第七 禮記 九七

第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一一九

第九 孝經 論語 一三九

第十 孔子家語 一五七

第二袠十卷

第十一 史記上 一七七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一九七

第十三 漢書一 闕 二一五

第十四 漢書二 二一七

第十五 漢書三 二三五

第十六 漢書四 二五一

第十七 漢書五 二六九

第十八 漢書六 二八九

第十九 漢書七 三〇五

第二十 漢書八 闕 三二〇

第三袠十卷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三二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三四一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三六一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三八一

第二十五 魏志上 四〇一

第二十六 魏志下 四二三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四四三

第二十八 吳志下 四五九

第二十九 晉書上 四七五

第三十 晉書下 四九三

第四袠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鬼谷子 五一三

第三十二 管子 五三一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五五一

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五七一

第三十五 文子 曾子 五九三

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六一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三十七 孟子　管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六三一
第三十八 孫卿子　六五三
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六七一
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六九一
第五裒十卷
第四十一 淮南子　七一三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七三二
第四十三 說苑　七四九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七六三
第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七八一
第四十六 申監　中論　典論　七九九
第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　本文作劉廙別傳。　八一九
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八三九
第四十九 傅子　八五七
第五十 裒子書　抱朴子　本文作裒子正書。　八七七

羣書治要卷第一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鳥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處下之禮。職。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行不攝而在乎天。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其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上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隱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保合大和。乃利貞。不和而剛暴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萬物所以寧。各以有君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居下體之上。在上位之下。明夫終始。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惕。懼之謂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下無陰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賢人雖在下。而爲位。不爲之助。是以動而有悔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以君德而處下體。實納於物者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象曰。天道草味。宜建侯而不寧。屯體不寧。故利建諸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處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闇者求明者。明者不啓闇。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爲師之始。齊師者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之極。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承家。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親。諸侯以比親。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居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繫爲木。木莫善於桑。人雖欲有亡之者。終根蟠固。弗能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上。天體於上。同人之義。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者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奉天德。休物之命也。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處尊以柔。居中以大。上下應之。曰大有之義也。處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德雖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剛不犯。無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也。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於賢者也。

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履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無害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或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有雷。動悅之象也。物皆悅豫。可以無爲。不勞明監。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皆在於時。時異而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象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居觀之時。爲三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猶風偃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余一人。君子風著。己爲無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象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也。木齊整作敷。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爲飾之主。飾之極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矣。施飾丘園。蔡莫大焉。故曰。賁于丘園。束帛乃戔戔。用莫過儉。奉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德。今德。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凡物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病患而節之。而況其餘乎。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至險來爽。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于坎。然得能不以險難爲困。而德行不失常。象曰。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丘陵。物得保其威尊。故得保其全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之以下。恃於險也。言自天地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謂不絕。象曰。離。麗也。麗納者也。所著之宜者也。各得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物乃感應也。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

恒。象曰。雷風。恒。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象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得其所久。

故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恆。故能久長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恆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能成事。故或承之羞也。不恆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也。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顧於內。小人得正之吉。遯之嘉者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無不利。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榮祿不能及。是貞肥遯無不利也。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內。內則失壯矣。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象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弘正。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明。自顯之道。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蔽衆以明。以明夷涖衆矣。以衆養正。以明夷涖衆矣。故用晦而明。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晦明於外。乃所避也。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內內相成。內相成。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行也。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修德也。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香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者亨。香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險非其位。處非其正。以解於四。用夫至邪。以自解者也。乘二貫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矣。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解之時大矣哉。釋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善損忿欲。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質。各定其分。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矣。從善改過。益莫大焉。象曰。益。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爲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革。象曰。中澤有火。革。象曰。革。水火相息。凡不合而後變生。水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變生者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虎變之後。變已成。君子豹之。能成其文。小人革成。則變而以順上也。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象也。以木巽火。亨任也。聖人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之所用。故爲亨任。謂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賢不可失也。任。熟也。天下莫不用之。乃上以享上帝。下以大享養聖賢焉。亨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爲亨任。謂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賢不可失也。任。熟也。

震。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威震遠乎百里。則足可以不喪匕鬯矣。匕所以納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禮者也。七所震。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威震遠乎百里。猶未懼於近矣。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則所以壞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也。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止其所。不越官也。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適于其時。道乃光明。

豐。亨。王假之。大而亨者。王之所至也。勿憂。宜日中。豐之爲義。闡弘微祖。通夫壅滯者也。爲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憂未已也。故宜日中也。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乃得勿憂也。用夫豐亨不憂之德。宜處天中。以照暗者也。故曰宜日中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旅。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足以不留獄。慎足以不用刑。

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曰。兌。悅也。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剛中而柔外。所以悅以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則而不失。悅者也。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渙厚爲正。爲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無咎也。渙汗大號。以渙險阨者也。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象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窮滯過苦。則物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正也。悅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過中而爲節。則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雖過可亮。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孚。乃乃。然後。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而順。悅而以巽。則柔爭不作。如此。則物無巧競。教實之行著。而篤信發乎其中矣。豚魚吉。信及豚魚。魚者蟲之潛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微隱者也。信者物。及之也。信及豚魚。興。忠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者及之也。中孚以利貞。乃應天也。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諸小事也。過於小事而通者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立也。施過於儉。利貞者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侵大。剝之道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象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位當。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九五。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物。皆濟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己。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之於鬼神。孟穆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既濟之時。而處尊位。天曾地果。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正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非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往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易簡。萬物久載。其形。聖人不爲聲力各逐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與天地准。作易以准天地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也。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合天地。故曰相似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樂天知命故不憂。順天之化。故曰樂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乘變惡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得宜矣。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則變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道以爲用者也。體斯道者。不亦鮮乎。

顯諸仁。藏諸用。表彼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廣大悉備。故曰盛德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體化合變。故曰日新。生生之謂易。陰陽轉易。以成化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變化之極也。始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請者也。故曰陰陽不測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所載。配此四義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崇也。業濟萬物。其業廣也。天地設位。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其形容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鳴則子和。修滅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應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皆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迹殊異。道亡則應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賈逵亦乘。聖而至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存平器象。可得而用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形之理則曰深。適動之會則曰幾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聖人之道也。圖者由聖道以成。故曰下作地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服萬物而不以威刑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神明其德。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見乃見象。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基所蹈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固不傾移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困而益明。

謙益物者。其德寬大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言後物主。有爲者也。能悅萬物之心。能結爲者之務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及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羣書治要卷第二

尚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作堯典。典者常也。言可爲遠著。）曰若稽古帝堯。（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也。）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勛。功也。言堯能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常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光被四外。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是也。雍。和也。言天下衆人皆以風俗大和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側。側陋。微。微賤。）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歷試之以愼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教也。兄友。弟恭。子孝。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也。）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舜舉八凱。以度百事。百事時敘也。）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賓。迎也。四門。宮之四門也。舜流四凶族。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也。）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納舜於麓山之中。使大錄萬機之政。於是陰陽清和。烈風雷雨。各以期應。不有迷錯昏伏。明舜之有合於天心也。）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受天祿永終。舜受之也。文祖。是五廟之大名也。）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奏。敷陳進也。諸侯每見。皆以次序。陳進而問焉。以觀其才。以車服。以旌其所用任也。）象以典刑。（典。常也。象。用之者也。謂上刑諸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流宥五刑。（流。放也。宥。三宥也。言流宥。皆犯五刑之罪也。）告災肆赦。（肆。過也。災。害也。言罪過誤失。皆赦宥而爲者也。以爲當赦之也。）怙終賊刑。（怙。謂怙終。爲殘賊。當刑之也。）流共工於幽洲。（共工。窮奇也。幽洲。北裔也。）放讙兜於崇山。（讙兜。謂驩兜。崇山。南

裔也。）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也。蚩尤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也。三危。四裔也。）殛鯀於羽山。（鯀。禹父也。羽山。東裔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行。故不用之功也。）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也。密。止也。百姓如喪父母方也。）

舜格於文祖。詢於四岳。闢四門。（闢四方之門。明四目。明視四方也。）達四聰。（聰達於四方也。）柔遠能邇。（柔安遠者。則能安近也。不能安遠也。）敦德允元。（所厚而厚者德也。）而難任人。（任。佞也。舜稱之言。易悅耳目。以理難之也。）蠻夷率服。（蠻夷。率服。（輕止金石八音之樂也。）廣致衆賢也。）

舜曰。若稽古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則其政治。能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而衆民皆疾修德也。）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言無所伏。言必用也。如此。則賢材在位。天下安也。）稽於衆。舍己從人。弗虐無告。弗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堯時無所伏。途稱堯德以成其義。孝衆舍人。矜孤惸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緯天地。武定禍亂也。）皇天降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淫。過也。逸。逸遊樂。肆德之德。故特以爲戒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衆去邪。疑則勿行。罔逸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疑之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違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先修六府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也。）九功惟序。九

序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也。董。督也。勸。以督之。使以勸之。在此三者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言是汝之功也。）帝曰。咨。繇。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也。）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欲能以刑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當於治體也。）刑期於無刑。民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也。）咨。繇。曰。帝德罔忘。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簡。善也。善則歸君。過也。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嗣。亦世也。及也。延。及也。而及其賞。道德之政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是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至也。）與其殺弗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弗犯於有司。（皆繇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寧之善。仁愛之道也。）帝曰。來。禹。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也。）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考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也。）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庶民以君爲命。故可畏。君失道。民叛之。君恃衆以守國。言衆戴君以自存。惟口出好興戎。朕言弗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盛而宜之。成於一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也。不從帝道。言順道也。）往。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也。軍旅曰誓。）蠢茲有苗。昏迷弗恭。（蠢。動也。昏。闇也。侮嫚自賢。反道敗德。（殄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殲仁賢。任姦佞。）民棄弗保。天降之咎。（言民殄之。天災之也。）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肆。故也。）爾

倘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句有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天益之是天道之常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至和感神況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以益言爲故作誡

受誅班師兵入曰振旅群整衆也帝乃誕敷文德文德以來之也傳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格至也言易感也

舜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履其古人之德謀廣聽明以輔諧其政也君人信任賢人所信任賢人所行也舜繇曰都慎厥身恤思永慎美之事也恤憂長久之道慎修其身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信寅信明教敷而自勉

厲勵上命邇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俞以舜繇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舜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敦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安民爲難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不知知也無所知故能官人

則民歸之也愛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

巧言有苗有苗有九德有九德亦行有九德行有九德行有九德

事鬼神曰敢有徇於貨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邪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邪侮聖言逆忠直之規而不納喜佞有德疏遠之童稚頑戇親比之是謂紊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弗匡其刑墨邦君卿士則以臣自利墨其貪也有一過則德衰廢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亡之道也臣下弗匡其刑墨邦君卿士則以臣自利墨其貪也國正臣不正君加治罰以墨也烏虖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天之禍福唯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也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終德無小則天下賴慶也爾惟弗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必隕天宗廟此伊尹丕忠之謂也

太甲既立弗明不用伊尹之謂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馮殯地也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

惟三祀伊尹奉嗣王歸於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於德自底弗類類善也關於德敗禮以速戾於厥躬遠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義法度以召即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孽災也逭逃也不可逃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救之德罔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言脩德於其初今應幾輔教訓之德終於著悔過之辭也伊尹拜手稽首拜手也首至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德合于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弗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欣喜也率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也以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朕承王之休無斁承王之美無斁也

伊尹申誥於王曰烏虖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所親疏唯親能敬身者民無常懷懷於有仁民所歸爲常也以仁政爲常也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難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也如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當常自卑升遠必用下近爲始後致高遠也然必順卑難之乃可也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卑以保其位也慎終於始於始於終慮始終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逆汝心必以道養求其意必順汝心勿拒逆之也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求之勿以自臧也烏虖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也言當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勿以自爲善政則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正也君罔以辨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不居以安之也邦其永孚於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於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曰烏虖天難忱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月以亡位九有諸侯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敬神明不恤下民不皇天弗保言天不安禁所爲舉求一德俾作神主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祐助一德所以王也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德一天降之福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其德戒勿怠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度殺是乃日新之義也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其人邪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也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知人之難也慎和之也一心事君無二心事君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聲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四夫四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心有與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當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

高宗夢得說小乙子也名武丁夢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營求之於野得之於傅巖之溪作相焉曰說也其名曰說也使百工營求諸野言當銅鐵礪直辭以輔我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閔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乃愈其病乃除欲其切言以自警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乃無害言欲使爲已視惟聖乃俾罔弗同心以匡乃辟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也無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太史繩直君以諫明也后克聖臣弗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也誰敢弗祗若王之休命王之美命而諫也惟說命總百官任官之長等之乃進於王曰烏虖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五星時陳爲曆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也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也弗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侮者逸豫於民上也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干戈不可任非其才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弗休能明政乃無不美也倚惟治亂在庶官所官得人則治官失人則亂也官邪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官也唯爵能是官也弗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非時不可動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也則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逢成大非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乃弗良於言予罔聞於行汝若不善於所行之事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而行之難王曰來汝說爾惟訓於朕志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酸羹須鹽梅以和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學古訓乃有所得也事弗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所聞王曰烏虖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仰我德教也是汝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也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也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應與伊尹同美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弗食言君須賢以治賢須君以食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能繼汝者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揚之也

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暴虐無辜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也焚炙忠良刳剖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剖孕之暴虐皇天震怒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勿祀悛改也言棄絕宗廟之祀不居祀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也慢其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予聖臣長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故曰吾有民有命故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勢則有德者勝德勢則義者彊義彊勝可見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人秋異心不和睦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言同欲也南罪貫盈天命

誅之乎。弗順天厥罪惟鈞。封之爲罪。一以置之。罪貫已滿。天罰其命。今不誅封。則爲逆天。與封同罪。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猶善。與民同也。時哉不可失。言今我伐封。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逆失也。

王次於河朔。次。止。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終日只爲善。凶人亦終日只行惡者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鮑背之老稱犂老。布棄。不禮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逃逃小人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輔。輔翼。殺之。謂己有天命。謂敬弗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今朕必往。百姓廢廢。若崩厥角。言民畏封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也。烏虖。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也。

王曰。商王受。自絕於天。結怨於民。醜虜民。結怨也。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順也。奴。子正諫而以爲囚奴也。算郊社弗修。宗廟弗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天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讎。明不可不討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除惡務除本。言封爲天下惡本也。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言封也。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王曰。古人有言。牝鷄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嬖封。封信用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崇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爾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也。今予發惟聞行天之罰。王來自商。至於鞏。乃偃武修文。偃。載干戈。示不復用也。行禮射。殷序。修文教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也。王若曰。今商王爲天下逋逃主。肆予東征。陳於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登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滅封。言興。釋箕子囚。封所積之府倉也。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封所積之府倉也。散發以賜貧民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己貴。救之賜無。所謂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

西旅獻獒。西旅。遠國也。大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陳獒獒之義。以訓誡也。曰。烏虖。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故四夷皆服。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盡貢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奉侈。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以分分瑤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下分同姓之國。是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也。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德也。德嚴弗狎侮。德嚴必自敬。何狎侮。易侮慢之有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慮受人。則人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盡力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爲戲弄。則喪其德矣。以器物爲玩弄。則喪其志矣。弗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比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川。珍禽奇獸。弗育於國。皆非所用。有所損害故也。弗珍遠物。則邇人格。不愛奪其利。則來服。所珍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烏虖。夙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於職。弗務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變大。故君子慎其微也。

喜無功字。無益之字。皆補之。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簣。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側。慎終如始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踐行此道。則生民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武王雖聖。猶戒此誡。況其非聖。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王若曰。小子封。封。叔名。康。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愛富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往當盡汝心爲政。我聞曰。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惠弗惠。懋弗懋。不在大。起於小也。不在小。小至於大也。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民如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也。無或刑人殺人。言得刑殺人而有妄殺也。非汝封剿刑人。剿。截耳也。無或剿刑人。爲人輕行之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弗友。言人之凶惡。莫大於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倣文王所作之罰。刑此無得赦也。非彝。言常倣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小子封。惟命弗於常。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王若曰。乃穆考文王。誥庶邦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所告衆國治事吏。朝夕勤之。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也。曰。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亦惟酒惟常。以祭祀。德自將。無至醉。以在昔殷先哲王。惟御事。弗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不敢自寬暇自逸豫。不敢。敢。況敢聚會飲酒乎。矧曰。其敢崇飲。聚。聚也。自逸暇。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弗惟弗敢。亦弗暇。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今後嗣王酣身。嗣王。封也。酣。樂其身。不愛政也。惟荒腆於酒。弗惟自息。言封大厚於酒。惟荒腆。荒亦不念自息。庶羣嗜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封衆羣臣用酒耽荒。腥。穢聞。不天。故下喪亡於殷也。天非虐。惟人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人。惟人所行惡自召罪。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也。視水見己形。觀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殷封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也。戒。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成王即政。周公曰。烏虖。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知小民所依怙。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也。治民祗懼。弗敢荒寧。爲政敢。身長懼。不敢荒意自安。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祖甲。湯孫太甲。爲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無時或怨。善謀。民無時。至於小人之怨。知小人以所依。依仁政也。故能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不敢侮慢惸獨也。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不敢侮慢惸獨也。弗知稼穡之艱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耽樂之從。言常淫。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言者十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言皆能以養自抑。畏敬天命也。文王卑服。文王節儉卑其衣服。即朝至於日中昃。弗皇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協和萬民者也。厥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此厥弗聰。人乃或壽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聰中正之君。有人蠱惑之。言小人怨詈者。則信受之也。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也。烏虖。嗣王其監於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也。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命子，卿不相及。王若曰，小子胡，胡，仲名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仁者則歸往之。爲善弗同，同歸於治，爲惡弗同，同歸於亂。爾其戒慎厥初，惟其終，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任異端，以變亂舊章也。文辭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辭當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也。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汝往之國，無廢我命，欲其終身奉行之。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順大道告四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善，則爲聖人。言紂非實狂惑，以紂有方乞士，當和之哉。小大衆官，自爲不和，汝有方乞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宰家不賢，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職事也。

周公戒於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聽知於衆言，及衆利獄，衆獄衆憤之事，惟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逸，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是萬民順法，用逸法，衆獄衆憤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也。武王率惟敉功，弗敢替厥義德。武王率惟文王權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也。孺子王矣，孺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勤法觀考也。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憤，其勿誤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若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下相維，內外威治也。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上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國皆安，所以爲至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弗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終教也，惟在得其人也。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也。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也。官弗必備，唯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具，惟其人有德，乃稱之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寅，敬信，天地之教，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稱太宰，主國之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上宗廟天地神祇，以和上下尊卑列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之亂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慝，刑彈暴亂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居民，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六卿分職，各師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之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致治矣。王曰，烏虖，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敬所司，慎出令，從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二以古義議度終始。出令，必惟行之，不惟反改，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其汝爲政，當以彝典常故事爲政，無貴利，日肆侵亂其官也。師，其師正牆而立，臨政事必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尊者也。功高由志，業廣由勤也。位弗期驕，祿弗期侈，言當養儉，惟以立德，無行奢僭也。恭儉惟德，無載爾僞，德，無行奢僭也。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僞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僞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非日拙，不可爲之也。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

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不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賢能相讓，優劣在職，所舉非其人，惟亦汝之功能也。王曰，烏虖，三事惟大，敬爾有官，亂爾有政。雖而勉公卿以下，各敬厥汝所有之官，治汝所任，所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能，其任也。王曰，烏虖，三事惟大，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有之職。以石乃群，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教，若當敬治官政，則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眠，我周德也。

周公既致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成周之邑，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也。政治之至者，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分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感之以德也。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未見聖道，如不能得，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之行也，民從上教而變，猶草隨風而偃，不可不慎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倚法制以行刑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容失制，不失和，德教之治也。殷民在群，予曰群，爾惟勿群，惟厥中。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也。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聽於汝教，汝勿宥也，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而衆其犯刑者，乃刑之也。刑，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人。人有頑鈍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於一人也。

王曰，烏虖，父師。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不好也。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爲賢，賢亡國家，今殷民猶紂之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沿陵德，實悖天道。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故沿陵，奬化奢靡，萬世同流。言奬倫相化，亦服奢靡，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者也。茲殷庶士，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閔之惟艱。言殷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侍大，將用惡自終，以禮繫其心，惟難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還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也。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也。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也。

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穆王，子也。王若曰，烏虖，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大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有成功見紀錄，著於王之大常，以表顯之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業，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寡，故心憂危懼也。虎噬人，人履冰人陷，危懼之，今命爾予翊，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翊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之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惟中正也。爾不克正，何以率人？言民以中正之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艱以謀其易，民乃安。

王若曰，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聽視遠也。臣，臣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侍御僕從，皆正人，以旦夕承弼，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輔其君，敬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弗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也。惟予一人無良，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弗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當翼臣正己者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左右之臣，彈正過愆，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今予命汝作大僕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無敢伏奸，欲其致正羣僕侍御之臣，無敢伏奸也。懋乃后德，交修弗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現成，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逆其所不逮也。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簡擇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

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鄭諂諛之人。其惟君吉良正士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百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也。爾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導君上以先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慮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兆民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也。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爾造具備。師聽五辭。爾謂四讞也。造。至也。爾至具備。不簡核。則案問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罰不應五刑之罪也。五罰弗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罰也。過。過失也。五過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當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凡刑所以齊非齊。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其所刑。其所用刑。其罰。其所罰。其當寄能之。無失中也。衰敬折獄。咸庶中正。當矜下民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也。其刑其罰。其審克之。中下有正字。

羣書治要卷第三

詩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以一至至也。本書不疑。雅作矣下。

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媢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閑也。淑。善也。逑。匹也。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匹逑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菜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左右助之。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寢也。言后妃覺寐。則思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與誰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悠。思也。言已誠思之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謁。請。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憂者之興也。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傾筐。奈周反。筐之淺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周朝廷之臣也。

邶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作上公。爲二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邵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于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愛其化。敬其樹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云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肅。敬也。雍。和也。曷。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

鄘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也。柏木所渡也。舟。載流物也。汎汎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用。今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殷殷也。隱。痛也。憂。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悄悄。憂貌也。慍。怒也。羣。衆也。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言之谷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讎怒。非夫婦之宜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之時。并弃其菜。喻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弃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莫。無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所須之有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儀。威儀也。視鼠有皮。猶屠者剝之處。論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無儀。不死胡爲。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體。支體也。支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子。干旄。旄。注旄於

干首。大夫之族也。浚。衛邑。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衛大夫好善者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緣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順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姝。美貌。告。時賢者既悅此大夫有患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誠愛厚之至焉。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質有康叔之餘烈也。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瞻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智惑昏。不知爲政以禮也。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柔弱。恆延蔓於地。此幼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君。雖佩觿焉。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雖之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滸。水涯曰滸。葛也。藟。生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生長其子。得王恩施以終遠兄弟。兄弟。族親也。王棄於外族。今以道棄其族親矣。是我以他人爲己父也。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譖。故懼之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見之。云何不悅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問我。我以恩賞其忘已也。

齊風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意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鷄既鳴矣。朝旦盈矣。雞鳴朝盈。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之常禮也。匪鷄則鳴。蒼蠅之聲。以作早於常時。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親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然。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猗。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一夫之居曰廛。廛。廛。隱。

者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彼君子者。所伐檀。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貫。事。汝。無復食我黍。汝。我。其君稅斂之多。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樂。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盛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無所親也。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親。佳葉不相次比之貌。獨行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之親親耳。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鴥彼晨風。鸞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也。晨風。鷙也。鸞。積也。先得招賢人。賢人歸往之。疾如晨鳥之飛入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憂思望而憂欽欽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乎如何乎。汝忘我之事實多。大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渭。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駟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瑤瑰玉佩。瑤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渠。食大具以食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裁足也。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其食我裁足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蜉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朝臣皆小人也。徒聲飾其表裳。不知國將迫脅。君臣死亡之無日。如蜉蝣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依歸。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歸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人。道路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祋。殺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朱韎之也。佩韋者三百人。其之。是子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大萍也。鹿得苹草。呦呦然鳴而相呼。聚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筐。篚。所以行幣帛也。承。猶奉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君命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惟所之則然也。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駪，衆多之貌也。征夫，行人也。衆行大既受君命，當遠行，每懷其私，相顧留，則人懷其私，相顧留，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召公爲作是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之華，蕚不煒煒。蕚承者曰蕚。不當作跗，跗，聚足也。蕚足得華之光明煒煒然也。興者，喻兄弟以敬事兄，兄以樂親弟，恩義之顯，亦煒煒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盛厚。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雍渠也。則鳴，行則搖，不能自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況，茲也。永，長也。每，雖也。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弟鬩內鬩，外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鳥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鳴聲也。其鳴之志，朋於有朋友道然。故遷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遷，徙也。謂鶯時之鳥，出幽谷，今移處高木也。從深谷，今移處高木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既遷處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求乎。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亦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俾爾戰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保，安也。俾，汝也。戰，福也。穀，祿也。罄，盡也。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羣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祿。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月上弦而就滿，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無衰落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山之有基趾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臺，夫須也。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蔽，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自以尊顯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樂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也。

藜、蕭、澤及四海也。藜、蕭，長大貌。藜，蒿也。澤澤然，廣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澤，不爲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聞遠處天子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光，榮也。言君子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樂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光榮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蓼蕭，長大貌。蓼，蕭也。澤澤然，廣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澤，不爲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聞遠處天子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燕之言宴也。天子與之宴，則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燕之言宴也。天子與之宴，則不及之。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聞遠處天子也。

滿露在物，滿滿然，使人懷其私，相顧留，則人懷其私，相顧留，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滿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露滿滿然，見陽乾，興者，露之在物滿滿然，使物相樂既盡，喻諸侯受燕，歸，其威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諸侯，則白樂，歡承命，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

厭厭，猶見日而晞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棲棲，猶皇皇也。飭，正也。言六月者，發兵出兵，明其急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孔，甚也。此序言用之意也。北狄來侵其畿，故王以是急還我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龎龎，駕言徂東。龎龎，奔突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禮，讙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聲聞而無讙譁。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而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也。之子于垣，百堵皆作。築牆壁，百堵同時起，言趣本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雖勞，終有所安居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也。維，繫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游息乎，思之甚矣。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聚觀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大師，周之三公，尹氏爲大師，具，俱也。此言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天下之諸侯，汝何用爲職，不監察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天下之民，俱觀汝之所爲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甚大。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局，曲也。蹐，累足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長之言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胡爲如是，傷時政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或之以水也，燎之方盛之時，莫熾，猛烈，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也。姒，姓也。滅，滅也。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也。醜，惡也。周十月，夏之八月也。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蝕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其惡之。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臧，善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也。百川沸出，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曾也。變異如此，亂亡將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也。時人非有事，而讒口見侵，沸囂囂然。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滅不從，不滅覆用。覆，審也。反用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龜厭，厭之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謀者衆多而非賢者，是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咎，罪也。卜筮者，謀事者衆多，而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受其咎責者。言小人爭議而讙譁，而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受其咎責者。言小人爭議而讙譁，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潰，遂也。如當路築室，得不同，故不得遂成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淩也。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是謀小人，能危亡已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溫溫恭人，溫溫，柔貌。和如集于木。惴，懼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懼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履，踐也。言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踧踧，平易貌。周道，周之道也。鞫，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惄，思也。擣，擣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